

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。吾為天子所逼留。不遑作大隱。今當尸解。八月十三日。日中時當發。至期。玄衣冠入室。臥而氣絕。其色不變。弟子燒香守之。三日。夜半忽大風起。發屋折木。聲如雷。炬滅。良久風止。忽失玄所在。但見委衣床上。帶無解者。且問隣家。隣家人言了無大風。風止。止一宅。籬落樹木皆敗拆也。

郭玄

郭澄

許允婦 又見世說新語

許允婦。是阮德如妹。奇醜。交禮竟。許永無復入理。桓範勸之曰。阮嫁醜女與卿。故當有意。宜察之。許便入見婦。即出提裾裙待之。許謂婦曰。婦有四德。卿有幾。答曰。新婦所乏唯容。士有百行。君其有幾。許曰。皆備。婦曰。君好色不好德。何謂皆備。許有慙色。遂雅相敬重。允為吏部郎。多用其鄉里。帝遣虎賁收允。婦出閣戒允曰。明主可以理奪。難以情求。允至。明帝核之。允答曰。舉爾所知。臣之鄉人。臣所知也。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。若不稱職。臣宜受其罪。既檢校。皆其人。於是乃釋。允舊服敗壞。乃賜新衣。初被收。舉家號哭。允新婦自云無憂。尋還作粟。

去後以衣迎三女。三女兒得衣亦飛去。今謂之鬼車。

九江記

何晏

王植

王植。新贛人也。乘舟過襄江。時晚日遠眺。謂友朱壽曰。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。仲尼言童謠之應也。壽曰。他人以童謠為偶然。而聖人必知之。言訖。見二人自岸下。青衣持蘆杖。謂植曰。卿來何自。植曰。自新贛而至。於此爾。二人曰。觀君皆儒士也。習何典教。植壽曰。各習詩禮。二人且笑曰。尼父子不語神怪。又云敬鬼神而遠之。何也。壽曰。夫子聖人也。不言神怪者。恐惑典教。又言敬鬼神而遠之者。以戒彝倫。其意在奉宗之孝。二人曰。善。又曰。卿信乎。曰。然。二人曰。我實非鬼神。又非人類。今日偶與卿談。乃天使也。又謂植曰。明日此岸有李環戴政。俱商徒。以利剝萬民。所貪未已。上帝惡欲懲其罪。於三日內。卿無此泊。慎之。言訖。沒於江。壽植但驚異之。未明何怪也。及明。植謂壽曰。有此之不祥。可移於遠矣。乃牽舟於上流。五百餘步。纜訖。見十餘大舟。自上流而至。果泊於植本處。植曰。可便詳問其故。要知姓字。於是壽

粥待之。須臾允至。

王渾妻鍾 又見世說新語

王渾妻鍾。生女甚賢明。令武子為姊。擇嘉婿。而未有其人。兵家子有才。欲以妻之。獨與之議。初不告。事定。乃白母曰。誠是地也。自可貴。要當令我見之。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。使母微察之。母曰。刑衣者汝可拔乎。武子曰。是母曰。此才足以拔萃。然地寒非長年。不足展其才。用觀其形骨。恐不可與婚。數年果死。

玄中記

郭氏名闕

姑獲鳥

姑獲鳥。夜飛晝藏。蓋鬼神類。衣毛為飛鳥。脫毛為女人。名曰帝少女。一名夜遊。一名鈞星。一名隱飛鳥。無子。喜取人子養之。以為子。人養小兒。不可露其衣。此鳥度即取兒也。有小兒之家。即以血點其衣。以為誌。故世人名為鬼鳥。荊州為多。昔豫章男子。見田中有六七女人。不知是鳥。匍匐往。先得其毛衣。取藏之。即往就諸鳥。鳥各走。就毛衣。衣之飛去。一鳥獨不得去。男子取以為婦。生三女。其母後令女問父。知衣在積稻下。得之。衣之而飛。

杖策而問之。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。壽心驚曰。事定矣。乃謂植曰。夫陰晦之間。惡人之不善。今夕方信之矣。植曰。夫言幽明者。以幽有神。而神之明。奈何不信乎。時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。八日至十日。果有大風雷雨。而二商一時沉溺。植初聞二人之言。私告於人。及是共觀者有數百人。內有耿譚者。年七十。素諳土事。謂植曰。此中有二蛟。如青蛇。長丈餘。往往見於波中。時化遊於洲。渚。然亦不甚傷物。卿所見二人青衣者。恐是此蛟有靈。奉上帝之命也。

陸社兒

陸社兒者。江夏民。常種稻於江際。夜歸。路逢一女子。甚有容質。謂社兒曰。我昨自縣前來。今欲歸浦里。願投君宿。然辭色甚有憂容。社兒不得已。同歸。閉室共寢。未幾。便聞暴風震雷。電光明照。社兒但覺此女驚惶。制之不止。須臾雷震。只在簾前。社兒寢室有物突開。乘電光。見一大毛手。擎此女去。社兒仆地。絕而復蘇。及明。鄰里異而問之。社兒告以女子投宿之事。少頃。鄉人有渡江來者。云。此去九里。有大蛟龍。無首。長百餘丈。血流注地。盤